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四

器物部三 盤 樽 巵 杯 盌 盂 鉢 堰 甕 罌

盤一

增說文曰盤承槃也 原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增淮南子曰窺面于盤水則圓

于盂水則修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修者皆所自窺之異也

盤二

増搜神記曰髙辛氏有老婦人得耳疾醫爲挑治得卵大如繭盛以瓠離之以盤俄而卵化犬因名槃瓠　原左傳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

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于殿上遂左手持盤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增陳思王集曰明帝承露盤在芳林園中上盤徑四尺九寸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浴室中有雙長生樹又安槃受十斛于二樹之間　沈約宋書曰高祖儉諸子食不過五醆盤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巨萬賜之

盤三

原五辛　雙玉　風土記云楚人元日上五辛盤　張平子詩云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承露　貯氷　史記云漢武帝造栢梁銅柱承露盤　三輔黄圖云董偃以水晶爲盤貯氷同色侍者謂氷無盤必融濕席誤拂盤墜碎

增落珠　響玉　白樂天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　綦天要覽云響玉綦盤與律聲相應

饋璧　置錢　左傳云晉文公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餐寘璧焉　五代史云謝彦章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伍之狀示以進退出入之節

原盛桃　增受橘　漢武内傳云西王母

以七月七日降帝宫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承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　謝惠連橘賦云受以玉盤登君子堂

滴雨

隋星　宋史云楊佐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底有柏木爲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歳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之以下稍能施功晴則亟止楊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唐書云湯悅見飛星隨水盤中掬吞之文思日奇

原知寒

增占景　白帖云顧彥先云銅盤之凍知萬里之寒　潛確類書云郭江州有占景盤銅爲之底上出細筒殆數十用時酌清水擇繁花插筒中十餘日不衰

蒸雞

釣魚　晉四王啓事云惠帝還洛陽道中有老人蒸雞素木盤中盛以奉帝　後漢書云左慈有術于銅盤中釣鯔魚

漆畫

犀

鏤銀盤 晉陽秋云武帝時御府令蕭譚承徐循儀疏作漆畫銀盤詔殺之　劉義恭啓事云恩旨以犀鏤金錯酒杯盤垂賜

盛櫻桃 藝文類聚云漢明帝以赤瑛盤盛櫻桃賜羣臣月下視之

貯槟榔 南史云劉穆之微時嘗造妻家已食畢求槟榔妻兄弟曰君常苦飢何忽須此及盤與桃同色皆疑是空盤任丹陽召妻兄弟以金盤貯槟榔一斛贈之

盤四

增春盤 四時寶鑑云立春日唐人作春餅生菜號春盤

尸盤 出白帖

小盤 吴志云焦征羌自享大案殽膳而以小盤飯與步卒惟菜茹而已

大盤 出白帖

殘盤 郭子云王光禄曰正得殘盤冷炙

遊盤 鄴中記云石虎㑹上御食遊盤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醆雕

飾並同其參帶之間菜萸畫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動遊盤則圓轉也

丹金盤 抱朴子云以丹金爲盤盤置食其中令人長生

原白玉盤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白玉盤盤中有玉龜

增象牙盤 古樂府云琉璃琥珀象牙盤

水晶盤 交州雜事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縹紺水晶盤各一枚

瑪瑙盤 唐書云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粲然軍吏趍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琉璃盤 唐書云代宗時路嗣恭進琉璃盤徑九寸以爲至寶及破元載家得琉璃盤徑一尺

黃金盤 後魏書云太武帝作黃金盤十二具鏤以白銀錯以玫瑰珠玉

烏瓦盤 脩復山陵故事云武帝悼后元宮漆烏瓦盤一枚

吐銅盤 續齊諧記

云許彥遇一書生云脚痛求寄鵞籠中前行息樹下生口吐一銅盤具肴饌酒數行又吐一美女子美男子共酌日晚生悉納口中留銅盤與彥

畫粉盤 唐書云吳越王錢鏐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即畫粉盤中

賜沈義 神仙傳云沈義爲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案玉盤賜之

與許彥 見上

轉十二時 潛確類書云唐内庫有一盤色正黃圍三尺四周有物象如辰時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爲蛇午則成馬號十二時盤

原廣五十丈 神異經云西北荒異國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中有明珠大數丈光照千里

盤五

原詩梁沈約咏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柔用道非

一平織方以文穹成圓且密

原賦魏毋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緑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横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襍遝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籍簡良辰采名金于崑丘斬扶桑以爲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敺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于烝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斵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

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乎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于閬風鳳髙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鵾集焉即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于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于飛雲

原銘後漢蔡邕盤銘曰華盤就用以享嘉賓內納其實外若元眞　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旣舉清

觴又成口實　魏毋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
惟則承露瑰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
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髙弗可及仙掌岧岧零露是集
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
后斯同以祈耉壽以保萬邦　曹植承露盤銘曰岧岧
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礧磈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
英和氣四充翔鳯所經匪吾明后孰能經營近歴閶度
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幷鸞鳯晨棲甘露宵零神

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迹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兹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節有宜　樂感最

禮　體　狂　觴

湛酒沈　醉德惡

樽一

增說文曰樽酒器也罍龜目酒尊也木刻爲雷雲象其施不窮　原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樽也　增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原周禮曰六樽犧樽刻牛形象樽象形著樽底著地壺樽大樽太古瓦樽山樽刻山雲形以待祭祀賔客之禮　增又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讀酢也秋嘗冬烝祼

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原禮記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　增又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　又曰尊壺者面其鼻　又曰汙尊而抔飲　又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

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　原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黄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于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　增又曰淳朴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毁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又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千尊而行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原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尊邪過者斟酌各得其宜　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于色言其輕也挈一石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况

贏天下之憂而任海内之事者乎二者重于尊亦遠矣

增又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龍蛇虎豹曲成文章

風俗通曰坐不移尊俗說凡宴飲者移轉尊酒令人訟諍　博古圖曰

有周乙舉尊觶謂之舉象尊全作象形而開背爲尊皃尊瓠

尊夔龍尊

尊二

原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

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

賔客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　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尊霸坐不動　增後漢書曰章帝建初七年槐里岐山得銅尊一枚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美陽得銅酒尊采色青黄有古文　原晉書禮樂志曰元旦獻白獸尊于殿庭蓋上施白獸獻直言者發此飲之　增晉起居注曰穆帝昇平二年尚書左丞相劉宄元日會彭城計佐虞興發白虎尊而羣觀輻湊中蘭臺令史張元不

禁兎元令史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尊作金龍于東箱西向龍口金尊受五十斛　梁書曰劉杳博綜羣書嘗于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案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内酒頃魏世魯郡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爲牛象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　又曰劉之遴獻古器于東宫有金

銀錯鏤古尊二枚篆銘曰秦客成侯適楚之歲造　六典曰太常寺唐武德中改隋奉禮郎爲治禮郎永徽後爲奉禮郎凡彝尊之制十有四祭祀則陳之一曰大尊二著尊三犧尊四象尊五壺尊六山罍七槩尊八散尊九山尊十蜃尊十一雞彝十二鳥彝十三斝彝十四黄彝

尊三

增上壽　飲福通典云唐千秋節受朝賀于樓上御座之東置壽尊又于樓前之東南置壽尊

皆有盞斝尚食酌酒以授殿中監上千萬歲壽 玉海
云祥符元年九月壬戌禮儀使言皇帝飲福酒以上尊
太尉而下以罍令告廟及封禪望令尚食奉 五獻
御于上尊酌酒以進以交神明之福從之

七祀 禮記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唐書禮樂志云七祀及功臣配享以

壺尊二實醍齊 常滿 原不空 玉海云唐李文暕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 孔融別傳云融常歎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增神龜 銅鶴 玉海云淳化元年十月高麗王治獻神龜壽尊 朝野僉載云韓王元嘉有一銅鶴尊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傾側

飾翠羽 絡朱帶 志林云先代不識犧尊但云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乃知其足形 正義云概尊取横概之義黑漆爲尊以朱帶絡

腹

爲中粟爲下拜相文宗賜以㬰尊龍勺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

原賜丞相 增比君子

漢書云賜丞相養年上尊注糯米酒一斗爲上尊稷爲中粟爲下 唐書云牛僧孺對策直言時政後拜相文宗賜以㬰尊龍勺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 直千金 受一斛

漢書曰梁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代善寶之任后開而欲得之王襄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尊予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絶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天子下吏驗問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襄誅 周禮祭器圖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刻木爲之畫爲山雲之形

尊四

增金尊 李白詩云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 玉尊 神異經云西北荒中酒泉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王尊取一尊復一尊與天地同休飲此酒不死又陳思王大魏篇云豐年大置酒玉尊列廣

庭

銀尊吳越春秋云闔閭女自殺以銀尊送之　瓦尊潛確類書云陶匏太古禮器也陶謂陶瓦爲酒尊匏瓠也謂破匏爲爵　寶尊蔡邕論銘曰漢獲齊侯寶尊于槐里　翠尊七啟云盛以翠尊酌以雕觴　衢尊玉海云宋天禧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賜酺詔曰思延兒齒廣置衢尊　陶尊晉書禮志云魏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尊玄酒　瓢齎玉海云禜門用瓢齎注禜鄭所祭國門也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底以齊爲尊

木癭李白有山癭木尊詩見後　璙碧尊劉楨瓜賦云憑雕玉之几酌璙碧之尊　陽燧尊劉綽有陽燧尊銘見後　魯壺尊左傳云昭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以文伯宴尊以魯壺　齊倅尊晏子春秋云晉欲攻齊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倅

尊以爲壽公命左右酌尊以獻晏子晏子命撤去之范昭歸曰齊不可伐也吾欲慙其君晏子知之孔子聞之曰晏子不越尊俎之間折衝千里

掘地得 玉海云唐開元九年三月汝州奏魯山縣之堯山白鵲見于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尊上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請付史官從之

出峽還 廣輿記云英德縣峽山廟有先秦犧尊制作奇古嘗爲權貴取去舟出峽風濤大作乃復還廟中

次山抔尊 韻府云元次山居樊上石有窊顛因修之以藏酒曰抔尊銘曰誰能抔飲共比淳朴

東坡義尊 韻府云東坡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令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

龍鳳方尊 博古圖云有龍鳳方尊蓋商器也

鳳虎二尊 傅玄朝會賦云跱鳳虎之二尊清酤皆以停淵

尊五

原詩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髙會構歡娱明爵浮象尊珍善盈豆區　增唐李白咏山瘿木尊詩曰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尊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　又曰蟠木不雕飾且將斤斧疎尊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　皮日休咏酒尊詩曰犧尊一何古我抱期幽客少恐消醍醐滿疑烘琥珀猨窺曾撲瀉鳥踏經欹仄度度醒來看皆如生死隔　陸龜蒙和皮襲美酒尊詩曰黄金即爲侈

白石又太拙斷得奇樹根中如老蛟穴時招山下叟共酌林間月盡醉多忘言誰能作天舌

增賦唐李君房白獸尊賦曰酒以養德則盛于尊尊之用獸可得而言若乃王春會朝初正元吉穆穆嚴宸濟濟良弼玄化凝以垂衣讜詞進于造膝則從繩之義斯正投水之言自必是以白獸在司尊彝舉酒攫地空象夫髭鬛揚睛欲聞乎哮吼信履尾而不咥雖編鬚而何有俾夫嘉話允臧睟容有光尊則雲飛而山峙獸乃白

質而黑章物盛其容若躭躭而視君能納諫遂諤諤而昌嘉言既樂用舉夫爵所以展其威儀匪空留乎斟酌獸之爲尊用舍有時獸之喻人猛毅在兹懼威則君之設謬矣忘諫則臣之節殆而酌之伊何惟器所禀禮殊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且同夫湛湛露斯君德不回寧比夫厭厭夜飲彼美觩然太階之前與諫鼓而齊致比撲滿而能全斯期箴闕用以旌賢將同衢尊之道幸注焉而酌焉

孟康期金尊含霜賦曰夫何卜晝之不

暇以清夜之方久垂玉漏之未窮頼金尊兮有酒霜入室兮夜何長尊含霜而醴澈霜覆醴而金光適足勁乎玉性亦何傷乎酒香夫如是尊既可賞霜亦可觀味資蘭桂影奪綃紈疊華彩于銀燭散餘光于玉盤况東堂清敞北斗闌干在公載宴廢寢相歡心飲氷兮猶熱酒飛霜兮豈寒斯蓋爲上台之式百辟少宰之設九流明命充選俾士全謀五權立而羣才入鏡三人行而一人同舟並錯薪于翹楚異攀桂之淹留每賞崇乎夜隙故

尊列而霜浮于是星歳遒盡地有寒沍引颸風烏徘徊玉免杯上霧起鑪前香覆對尊影而霜含況霜姿而粉傅非兕觥其觩粲乎自舉會心絜矩凝然抱素于是執簡爲名比玉同貞結而能白沖而不盈光露寢之舊刻神鐘之遠聲豈獨坐中藏器酒上含情者哉　裴度

黄目尊賦曰動明酌而曼酥騰光澄舊汙而圓規納照

原銘後漢崔駰尊銘曰惟歳之元朝賀奉尊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李尤尊銘曰樽設在

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蔡邕酒尊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鑒兹器茂朂厥心　晉孫綽陽燧尊銘曰大將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爲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我嘉賓興懷寄咏聊以摽設詳觀兹器妙巧奇絶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瀉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元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尊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兹

奇器神絶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卮鷖之詩豈伊異況

卮一

原說文曰卮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　增應劭曰卮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觗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　淮南子曰靁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文子曰三皇五帝有觀戒之器命曰侑卮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

巵不能滿　左思曰玉巵無當雖寶非貴　黄庭堅詩

敢乞餘圭刀歸和卯飲巵

巵二

原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

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言曰臣

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

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

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

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　史記曰沛公與項羽會鴻門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楯直入帳下羽問爲誰張良曰沛公驂乘羽曰壯士賜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劒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曰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漢書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　後周書曰宇文貴射中金卮魏帝因以賜之　增宋史曰張方平使契丹契丹主顧謂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前酌卮酒飲之　又

曰徽宗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蔡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　元史曰帝宴羣臣于上都行宫有不能釂大巵者免其冠服魏初上疏曰方今内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

巵三

原白玉卮 韓子云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爲人君漏泄羣臣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卧唯恐夢言泄妻妾 注當底也

增黃金卮 白居易詩云玉液黃金卮

鸂鶒卮 瑣言云唐昭宗賜莊宗鸂鶒酒卮翡翠盤

琉璃卮 魏文帝得楊修書云重惠琉璃卮昭厚意

螭首卮 詳下

蟬紋卮 博古圖云有漢建光卮銘曰建光中室有四又漢犧首杯匏斗螭首卮雲雷卮蟬紋卮

匏子卮 逢原記云唐李適之有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匏子卮慢卷荷金蕉葉玉蟾兒等酒器

金屈卮 夢華錄云御宴酒盃皆金屈卮如菜盌而有手把子

卮四

增詩唐元稹玉巵無當詩曰共惜連城寶翻成無當巵詎慙君子貴深訝巧工隳泛蟻功全少如虹色不移可憐殊礫石何計辨糟醨江海誠難滿盤筵莫妄施縱乖斟酌意猶得對光儀　蔣防玉巵無當詩曰美玉常爲器兹焉變漏巵酒漿悲莫挹樽爼念空施符彩功難補盈虛數已虧豈惟孤玩好抑亦類瑕疵清越音雖在操持意漸隳賦形期大匠良璞物同斯

原賦晉傅咸汙巵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巵者小兒竊弄

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寶禀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于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匜之不若

原頌 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扆執冑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巵

杯一

增方言曰盌㮚盞盌㼽㿻杯也秦晉之郊謂之盌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㮚或曰盞或曰盌吳越之間曰㼽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㿻杯其通語也　原禮記曰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也巵匜之屬也　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文子曰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闇河水不見泰山

杯二

原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　漢書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

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子邪何爲咀藥而死遂隨使者詣廷尉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爲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增晉咸康起居注曰詔送遼東使段遼等鸚䳇杯　唐書曰胡楚賓屬文敏速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山堂肆考曰唐寧王有煖玉杯　唐書曰柳

公權工書公卿䝿遺巨萬主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詰　韻府曰韓魏公開宴吏碎玉杯公曰非故也　宋史曰章鑑歸田里有告其家匿寳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歎其清約　明紀曰石璞河南臨漳人歷官清介致仕歸買田僅百畆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列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

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去

杯三

原飲霞　增收露　論衡云河東項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悽愴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漢武故事云武帝作承露盤仙人象擎玉杯以收雲表之露

紫霞　明月　王禹玉上元應制詩云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神仙傳云劉剛未仙時姮娥降共飲留一明月杯云以示世人

原常滿　增自煖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于庭中以向天比旦

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開元遺事云唐
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杯足上
有鏤金字曰自煖杯上令取酒
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

三雅　七寶

曲論云劉表有
酒爵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
容五升于志寧詩云俱裁七步咏共傾三雅杯　樂史
云李太白後序太真妃持
玻瓈七寶杯酌葡萄酒

鶴頂　原蝦頭

劉欣期益州記云鵁
鶄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杯即今之鶴頂也
南越志云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晉康州
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樂未及飲無故酒躍于外
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
旬後庭將
有喜慶者

增照蛇　化燕

廣輿記云唐應郴為汲令
夏至日主簿杜宣造謁命
酒時北壁上偶懸赤弩照入杯形如蛇宣心畏之不敢
不飲歸即腹痛妨眠食諸方不效郴從壁次顧見懸弩

曰必此也載宣于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告之故宣遂解立愈晉書樂廣事同 神仙傳云左慈能分杯飲酒曹操欲殺之爲設酒試之慈拔簪以畫杯杯即斷飲畢以杯擲屋棟懸著化而爲雙燕良久乃復墮于地遂失慈之所在

蕉葉 瓜片 志林云蘇東坡云吾兒子明飲酒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杯而醉至今亦能飲三蕉葉矣 十國春秋云景宗令匠鍛銀葉爲杯賜羣下飲銀葉既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曰醉如泥酒既盈則不復置他所惟飲盡始釋手後與劉光祚遊華岳逢道士以桃核取瀑泉盥漱卒以半片見授遂名爲桃核杯

傳國 照世 五代史云唐明宗時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馮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 潛確類書云撒馬兒罕國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渡河 投津 高僧傳云杯渡和尚不知姓名常乘

木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宋史云劉永年四歲能詩仁宗時許出入兩宮一日帝誤投金杯瑤津亭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

杯四

增瓊杯 韻府云唐王翰文章如瓊杯玉斝 瓦杯 續漢書禮儀志云天子明器有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受二升 原螺杯 陶侃故事云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增蠡杯 見陸倕銘 桑杯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爲瑯琊相桑杯盛醬 椰杯 明紀云鐵冠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己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即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杯作盞尊前不忠玉武人不悟其意一日投大中橋水死

求其屍不得已而潼關吏奏其月日道人杖策出關計之正玉投水之日也

荷杯 語林云唐李宗閔暑月臨池以荷爲杯

藤杯 續博物志云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堅可爲杯以酌酒有文章映徹可愛士人投酒能消宿酲

鸚鵡杯 山堂肆考梁宴魏使魏肇師勸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爲玩亦以爲罰今日不得辭也

鴛鴦杯 雜跖集云唐張易之與李迥常以鴛鴦杯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也

瑪瑙杯 見錢起歌

水晶杯 韻府云武德二年西域罽賓獻玻璃水晶杯

車渠杯 梁簡文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

琥珀杯 韻府有琥珀杯緑瓷杯婪尾杯

白木杯 班彪上事云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飲食飾虛欲以求名采譽

碧

瑶杯 潛確類書云仙家三寶有碧瑶杯紅甤枕紫玉函玉清女以贈韋弇

玉交杯 李義山詩云氷簟且眠金縷枕瓊筵不醉玉交杯

霞文杯 劉孝綽詩曰共擣雲氣藻同舉霞光杯

獻闕下 史記云漢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平所言詐下吏誅

貨市上 漢武故事云上崩後鄠縣有一人于市貨玉杯吏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茂陵中物霍光呼問說市人形貌如先帝

有蘭桂 真率齋筆記云關關贈余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在內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乾則不見矣余寶之

生菌芝 永嘉郡記云君鄣山袁君廟神降祝史以神前杯灌地以太羹杯覆之有頃發杯而菌芝生于杯下

頭沒杯 曹瞞傳云魏太祖與人談論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笑至于頭沒杯案中餚膳皆污巾幘

掌覆杯

杜甫詩云敎兒且覆掌中杯

欲飲則舉 謝氏詩源云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皷拂雲之琴舞驚波之曲坐有碧玉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

不傳自至 葛仙别傳云仙公為客設酒不令人傳之見杯自至人前若不盡者則杯不去

原象箸加玉杯 韓子云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者必不加于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豹胎

簞瓢勝玉杯 王逸子云顏回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絶殊也

杯五

增詩唐杜甫鸚鵡杯詩曰雕琢形儀似隴禽緑楊影裏可分斟坐間恨不能言語説我平生酒量深 錢起瑪

瑙杯歌曰瑶溪碧岸生奇寶剖質披心出文藻良工雕飾明且鮮得成珍器入芳筵含華炳麗金尊側翠斝瓊觴忽無色繁弦急管催獻酬倏若飛空生羽翼湛湛蘭英照豹斑滿堂詞客盡朱顔花光來去傳香袖霞影高低傍玉山王孫彩筆題新咏碎錦連珠復輝映世情貴耳不貴奇漫說海底珊瑚枝寧及瑑磨當妙用燕歌楚舞長相隨

原銘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歡民之失

德乾餱以逕　梁陸倕螽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寳同螽測形均撲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比挹誰誚誰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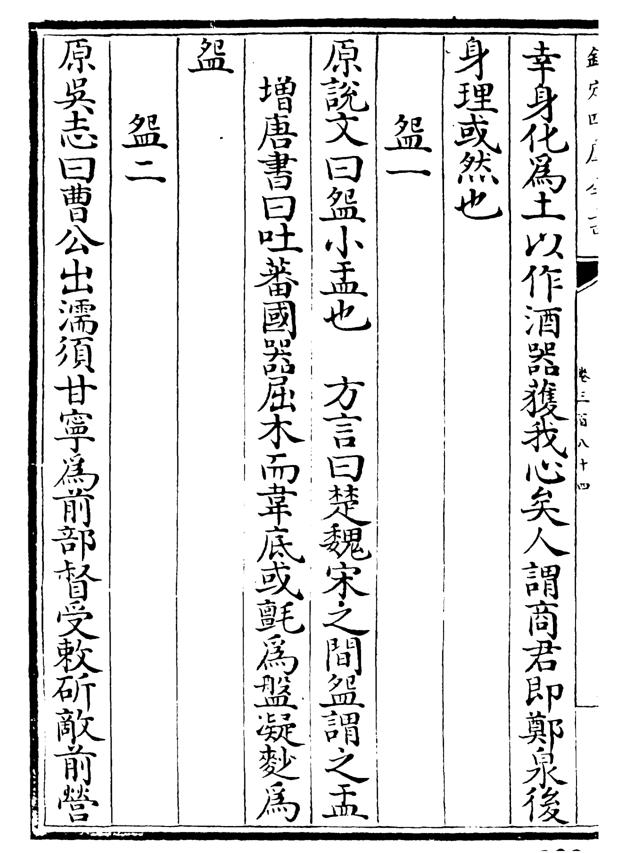
増傳明劉啓元商君商君酒杯傳曰商君姓陶名一中家于饒之景德相傳先世居河濵有曰器者型虞舜之化以不苦窳稱及舜賔四門嘗柄用之封商丘世襲商君之號商生而縝密顔色光澤叩之音響清亮有識者曰此廟堂器也豈破室中能久覊乎陶族多用于時有職精

膳者有職珍羞者有職掌醢者商皆卑下之獨與錫山壺子麴城陸胥相友善其出處必偕始胥因壺子納交于商商賴其麗澤顯名于世會良辰上方宴客敕有司治具懸樂以待時主爵之人羣下薦商君太常之人羣下薦壺子良醖署之人壺商因薦陸胥上曰陸生醇儒肯爲我來邪乃使壺子持節往召頃之陸胥與壺子俱來商君候于席側導陸生遍謁諸客人人浹洽謂商君親己無不口銜其澤者上歡甚常執商手問曰陸生風

度得如商郎否商對曰陸生汪汪如波千頃臣雖日與漸涵不能測也上曰不有卿安能親陸生使我心醉邪他日羣臣賀千上賜宴于瓊林預語商曰聞古賔筵有監有史我欲令子揚觶兼廵按諸在坐者于子何如商對曰臣聞丈夫磊落如珠走盤將終不能令人起敬邪至期商甫就席諸座客皆擎拳曲跪持之如執玉奉之如捧盈惟恐少有所傷見禮于人若此壺不平每以口侵淩之幸其滿而覆也商覺遽反之曰胡不嚴如瓶之

戒邪商日被寵渥上常以右手提攜而自視與瓦缶同絶無驕溢色誰謂其器小易盈哉無何金城賈氏及王卮子以奇巧得幸與商爭寵商謂之曰安靜之器愊無華若輩雖金玉其相追琢其章祇爲富貴家役使耳孰若我出自陶穴登之廟堂下至闤闠閭閻無富無貧無貴無賤無不捧我掌中口相授受又安用炫耳目之觀爲哉商行已甚潔喜與持重者遊嘗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又曰我雖涼薄必不隨于庸人之手

苟持我不謹即能虀粉我我亦不往也葢知自重哉然以久握機權微有瑕隙可指上亦將厭擲之遂連表乞骸上可其請以商嘗從越名士遊修竹茂林間賜曲水爲湯沐商感上之恩屢欲捐軀雖家食每飯不忘聞召即赴未嘗以寒燠辭居恒以侑器爲監可滿而不可覆可虛而不可欹即坐客有號呶者商中立自如徐規之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愼勿使我爲漏巵哉考之古吳有鄭泉者性嗜酒臨卒謂家人曰死必葬我陶家之側



宰身化爲土以作酒器獲我心矣人謂商君即鄭泉後身理或然也

盌一

原説文曰盌小盂也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盌謂之盂

增唐書曰吐蕃國器屈木而韋底或氈爲盤凝麨爲盌

盌二

原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敕斫敵前營

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
與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之曰卿
見知于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
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
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增晉陽秋
曰王敦許周訪荊州又授梁州訪怒敦書喻之遺以玉
環玉盌訪投玉盌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　世
說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厠即還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盌

盛瀂豆見瀂盤　又曰王導舉琉璃盌謂周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寶器何邪　晉義熙起居注曰詔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盌一副蓋百副　北齊書曰魏收訪盧叔武留收良久食至但有粟餐葵菜木盌盛之片脯而已隋書曰隋文帝時突厥獻七寶盌　元史曰至元八年巴延以百家努前後戰功上聞世祖大悅以良家女及銀盌一賜之

盌三

增**金盌** 韻府云崔少府女亡有金盌著棺後盧充與之幽婚女以金盌贈之 **瓦盌** 高僧傳云西明深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盌 **茗盌** 韓詩云茗盌纖纖捧 **酒盌** 黃山谷詩云更當力貧開酒盌 **粉盌** 晉陽秋曰武帝時魏府丞蕭譚丞徐修儀疏作漆畫銀帶粉盌詔殺之 **漆盌** 東宮舊事云漆盌子一百枚 **車渠盌** 崔豹古今注云魏帝以車渠石爲酒盌 **水精盌** 抱朴子云外國作水精盌實是合百片以作之交廣間多得此法俗人乃云水精是自然之物又陶侃故事云侃上成帝水精盌一枚 原**琉璃盌** 文士傳云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盌使客賦之尼于座立成又晉咸康起居注云詔賜遼東段遼等琉璃盌 增**白石盌** 交州雜記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青白石盌一口白水精盌二口 **盛書水**

秦嘉妻與嘉書云今奉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盌一枚可以服藥酒

貯冷物

樞要錄云元載凡飲食貯冷物以琉璃盌盛熱物用泛水磁器有三千事

原置井邊

潯陽記云龍窟有深潭有人于此洗銅盌忽浪起水長失盌此人後見置城裏井邊

增出人間

唐杜甫詩云昨夜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

盛美酒

李白詩云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盌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進靈液

韓詩云靈液屢進玻璃盌

盛水不耗

孔帖云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置錢皆滿

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巖院僧水際得青磁椀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厚僧年老擲盌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等增罪累也

盌四

增詩唐杜甫于韋處乞大邑磁碗詩曰大邑燒磁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原賦魏曹植車渠盌賦曰惟斯盌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湄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煒煜帶朱榮之葳蕤緼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若鷩鵠之雙飛隱神璞于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

乃有明篤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兹寶于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由炫燿以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閒宴酌甘醴于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而不忘　應瑒車渠盌賦曰惟兹碗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噏朝霞而發禜紛玄黃以形裔

煜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絪緼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黄華氣承朗内外齊光　徐幹車渠碗賦曰闓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琱盤因懽接口媚于君顔　晉潘尼琉璃碗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兹碗之獨奇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托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瑶鄰沙棠與碧

林贍閬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舉兹盌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烔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見

陳江總瑪瑙碗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闡于瑋麗豈匹此之奇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鷩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剞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羞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沈葉而流香蟬無風而引短鷺出迴而飛長副君海浮岳峙紙落金鏘獲阿

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盌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歆器兮何有

原表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别離以爲悵罔分致氍㲣一㲣一琉璃盌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天地施鈞不異遠近

盂一

增說文曰盂飲器也　韓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人猶

水也盂圓水圓盂方水方　涼州異物志曰琥珀作盂瓶　夢華錄曰京師酒店純用銀器雖一人盌遂之時亦用銀盂注盌遂一盌遂行也

盂二

增漢書曰東方朔上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于盂下使射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黄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宋史曰夏將嵬名山弟夷山來降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受而許降名山

未之知也

鉢一

增玉鉢北齊書云齊神武長女爲魏孝武后被廢復配元韶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

銀鉢二石僞事云佛圖澄死以生所服金杖銀鉢送終後開棺視之惟見杖鉢存焉

衣鉢傳燈録云池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鉢爲甚却付與盧行者五祖曰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付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

瓶鉢又云守清禪師有僧問如何是和尚衣鉢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

原錬懸支僧載外國事云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高四丈七層四

壁裏有金銀佛象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

車載

法顯記云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興衆來伐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深自愧歎即于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青玉鉢

西域傳諸國志云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

衆香鉢

維摩經云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衆香國禮佛于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飯與之

水精鉢

交州雜事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邑王范熊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增 龍腦鉢

宋蘇軾宸奎閣碑記云大覺禪師持律嚴仁宗賜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上嘉之

原生青蓮

佛圖

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增升白氣 廣輿記云無言和尚姓李氏精密數法嘗持一鐵鉢入定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遂雨蒙氏封爲灌頂法師

原盛乳麋 支僧載外國事云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一名昆波黎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牛乳麋上佛佛得乳麋往尼連禪河浴浴竟于水邊啖麋啖麋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那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養

增滿

香飯 異苑云司州衞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長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空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天鉢滿中香飯度以晉惠懷之際得道

攪鉢求雨 明皇十七事云明皇令無畏三藏求雨以一鉢水小刀攪之須臾有龍如指大入鉢復攪呪之白氣自鉢中出大風雨

擊鉢成詩

梁王僧孺傳云齊竟陵王子良嘗集學士刻燭成詩四韻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詩成皆可觀覽

鉢二

原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于珍羞之席降寶玩于箪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尊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閟衆靈于器中弄神奸于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

少君有靚遥羌齊寢

甌一

原方言曰甌瓶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自關而西謂之瓶其大者謂之甌　增又曰自關而西盎之小者謂之甌　通俗文曰小甌曰題　淮南子曰狗彘不擇瓶甌而食　東方朔七諫曰瓶甌登于明堂周鼎潛于深淵

甌二

原盛香袁彦伯羅山疏云善道門戸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

人慨然其業行殊異當蟬脫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化丹抱朴子云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甌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盌食其中可令人長生

增玉手捧犀筋韻府云裴航至藍橋姬曰雲英擎一甌漿來俄于葦箔下出雙玉手捧瓷甌飲之真玉液也

擊犀筋又云漢成帝欲立飛燕謝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筋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

起素濤茶歌云碧玉甌中素濤起

飲玉液見上

覆案上唐書云玄宗命相先書名置案上舉金甌覆之謂太子曰此宰相名也其誰乎射中賜巵酒肅宗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

擲波間宋史云淳化三年三月帝幸金明池命爲競渡之戲擲銀甌于波間令人泅波取之

賜諸葛恢諸葛恢集云詔賜恢白甌二枚

投徐孝嗣南史云沈昭畧被召入華

林省飲藥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

甌三

原啓梁皇太子謝敕賚廣州甌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盌非謂瑰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甕一 罋甕同

原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 增周禮曰大朝覲佐儐共設籠罋之禮 原禮記曰儒有蓬戶罋牖易衣而出并

日而食　孝經援神契曰銀甕不汲自隨不盛自盈

增急就章曰係臂琅玕琥珀龍璧碧珠璣玫瑰瓮　宋劉師道詩曰醢雞甕裏天

甕二

原左傳曰齊人伐燕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甕玉櫝斝耳

增漢書曰陳平家貧居甕牖　華嚴國志曰趙琰青州刺史廳置水甕得貴要之書投于其中　聞見録曰趙普為相屏後設一大甕凡有投利害文字貯其中滿

則焚之通衢因此得謗　宋史曰牟子才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淳化間盜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甕覆之得免　廣輿記曰陶宗儀天台人至元間避難府城南之亭林里雅好著述雖力耕畎畝恒以筆硯自隨置一甕樹下有所得即書以投其中久久成帙曰南村輟耕録

甕三

增藏書　積筆東坡詩序云唐房琯與道士邢和璞出游至夏口村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

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身爲永師也 尚書故實云孫智永學書積年禿筆十八甕

原雷鳴 雲出 淮南萬畢術云取沸湯著銅甕中堅塞之內于井中作雷鳴聞數十里 幽怪志曰曹著爲建康小吏忽爲廬山府君所迎見府門前有大甕可受五百石風雲出其中

藏金 增流錢 晉書云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妻曰吾亡後五年有詔使來此亭姓龔負吾金可持此版責之至期龔使者止亭中妻齎版往責使者筮卦曰吾不負金賢夫有金五百觔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埋在堂屋下掘之得金 唐餘錄云建安人見山下數錢流出至山半有大甕錢滿而欹于是推正石楮之取五百餘歸將再盡取而亡其甕夜夢人曰錢有主向爲甕欹以五百償爾正之爾

貯露 作酪 韻府云黃帝時甕堯時猶存貯瑪瑙露中時淳則滿時澆則竭 王隱晉書云太孫臧外祖蔣廸作

酪當釀未成大甕自行迪打酪甕破問景養養曰當生太子儲副

備城 **纍牆** 墨子云備城百步一井井十甕 正字通云明姚廣孝選軍中器械聚甕甃纍牆甕口向內外過者不聞聲以聲爲甕所收也

原出婦 **藏賊** 六帖云魏管輅有人失妻輅卜之令于東陽城門候擔豚人至與共鬭豚走逸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東觀漢記云王渙與洛陽令方畧捕賊賊乃藏大甕中悉擒獲

丈人抱 **吏部眠** 莊子云子貢入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灌子貢曰有械于此用力寡而見功多其名爲槹丈人忿然作色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晉書云畢卓爲吏部郎性嗜酒比舍郎酒熟因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增活一兒 **投二媼** 冷齋夜話云司馬温公幼時與羣兒

戲一兒墜大甕水中羣兒驚去公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至今京濟間爲小兒擊甕圖　唐書云武后嫉高宗廢后王氏並蕭良娣刖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

納周興　瘞陳謌

唐書云天授中人告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　明紀云永樂中陳謌爲人剛介直諫觸禁上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頂謌歎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爲火甕所苦問其故罵曰咄嗟汝不知邪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七日不死釋還職

原坐岳飛　置胡廣

宋史云岳飛生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甕投于江湖見甕流下人聞兒啼取兒養之遂位登三司廣不持本

親服云本親以我爲死人深譏之

浸道士　煅顛仙集仙傳云王老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忽遍身瘡瘍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爲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鬚髮皆黑如童子曰能飲此酒可仙去時方打麥全家飲之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空中猶聞打麥聲　明通紀云太祖時有周顛仙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南昌舉錯譎詭人莫能識至金陵遇上出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詞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命覆以甕積薪煅之火息起視正坐宴然

藏鸜鵒增

置蜥蜴白帖云張華養白鸜鵒華自外來並以家事告之華出後童僕怒乃藏甕中　韻府云置蜥蜴于甕中

有黄蘁　原得素書韻府云貧士有三百甕黄蘁　鍾離意别傳云祈雨事

意爲魯相修夫子廟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瘞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問戶曹

此何甕曰夫子甕有丹書人莫敢發意發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枚張伯懷其一

甕四

原酒甕 金樓子云禰衡云荀或可強與言餘皆酒瓮飯囊耳

增飯甕 童謡云二月刈禾傷早九月粥糕正好十月洗蕩飯瓮隨五行志云豐年之祥東坡詩云助爾歌飯甕

原金七甕 白帖云宋渭南耕者得主父偃七瓮金

酒五甕 白帖云周顗籍其家絮數簏酒五瓮而已

覆酒甕 晉書云陸機聞左思欲作三都賦曰須其成當以覆酒甕爾

覆醬瓮 後魏書云揚雄著太玄當時不免覆醬瓮

增從人求酒器 類說云有人自稱成德從人求酒擊之乃一

破酒甕 懸樹作聲明通紀云成化中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上作聲怪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能照數里 抱甕釀酒語林云羊稚舒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一人酒速成而味好 置甕投書見前趙琰

甕五

增詩唐陸龜蒙詠酒甕詩曰候煖麴糵調覆深苫蓋晝溢處每淋漓沈來還淅瀝甞聞清涼酎可養希夷性盜飲以爲名得非君子病 皮日休和陸魯望酒甕詩曰堅淨不苦窳陶于醉封疆臨溪刷舊痕隔屋聞新香移

來近麴室倒處臨糟牀所嗟無比鄰余亦能偷嘗
增賦唐衛棨甕賦曰古人得象兮創經營肇彼羣橐兮
疏厥名瞻兹甕之爲質乃陶人之所成非耳目之華侈
留器用之深情若乃虛以爲量滿而戒溢内容乃體外
堅其質在埏埴之厥初諒邀奇于斯日濟家人之攸務
故陳子乎虛室藏用所資詎可談悉至如原憲貧病蓬
户攸居以甕爲牖含風自虛知道而樂其神宴如及夫
漢陰抱甕高情悠邈絶乎澆風敦其至朴同夫人道于

焉卓犖若夫吏部既醉乘興來眠漏傳永夕酒泛如泉酣飲無度其人在旃考異宏圖徵奇遐紀條支之鳥卵猶類園人之繭形可擬非心虛之可測徒耳聞而是矣厥品之爲用自禮經以疏跡固有順于時須乃全之而不易合虛而稱從宜所適粤若稽古兮聖唐銀瓮常滿兮珍光靈液滋兮寶物用呈絶瑞兮詠太康小子同瑩爝之微火耿光疑于斯章

罍一

增說文曰罌備火長頸缾也　又曰罌甀也甀小口罌也　方言曰罌謂之甈　師古曰罌所以盛酒也　博古圖曰漢湯罌溫水器也狀如匏圜而純素有一耳若壓戹舉而置之爐竈間以烹水銅爲之重一觔十一兩容三升七合非瓦缾也　蘇軾詩曰廚裏霜虀到舊罌

又曰年來小器溢缾罌

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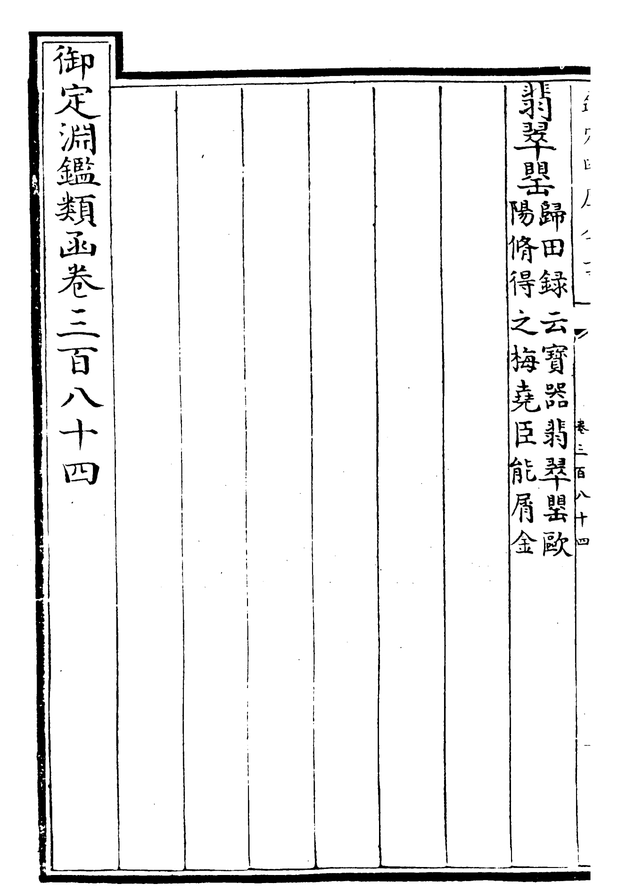
增史記曰韓信擊魏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　漢

書曰趙廣漢爲京兆尹突入霍禹第搜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門關　晉書曰孔嚴父奕有遺酒者奕遥呵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罌果是水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

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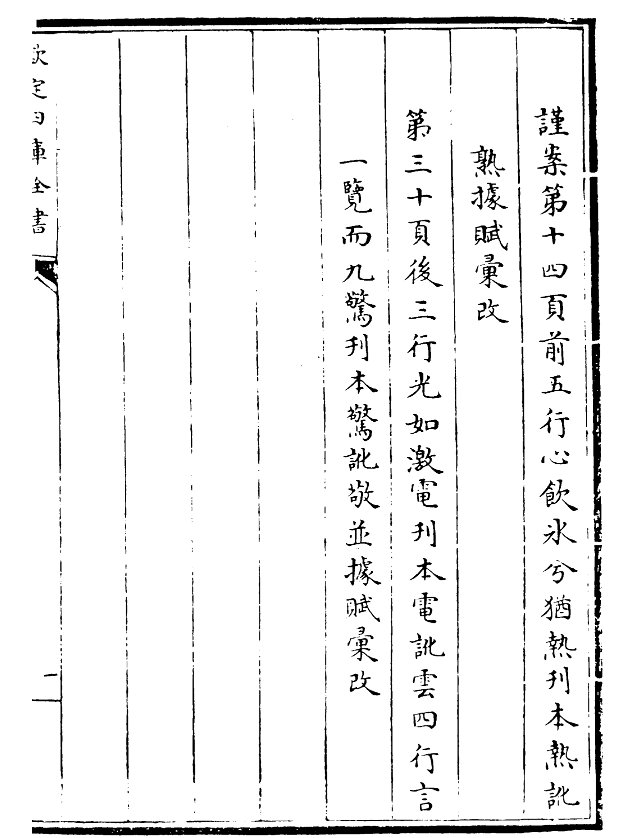
增酌酒襄陽耆舊傳云辛仲宣截竹爲罌以酌酒曰吾性愛竹及酒欲令二物相並爾　承槽劉伶酒德頌曰捧罌承槽銜杯漱醪　金罌韻府云唐左相酒名醹醁翠濤貯以金罌十年不敗

銀罌杜甫臘日詩云翠管銀罌下碧霄　琉璃罌異苑云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琉璃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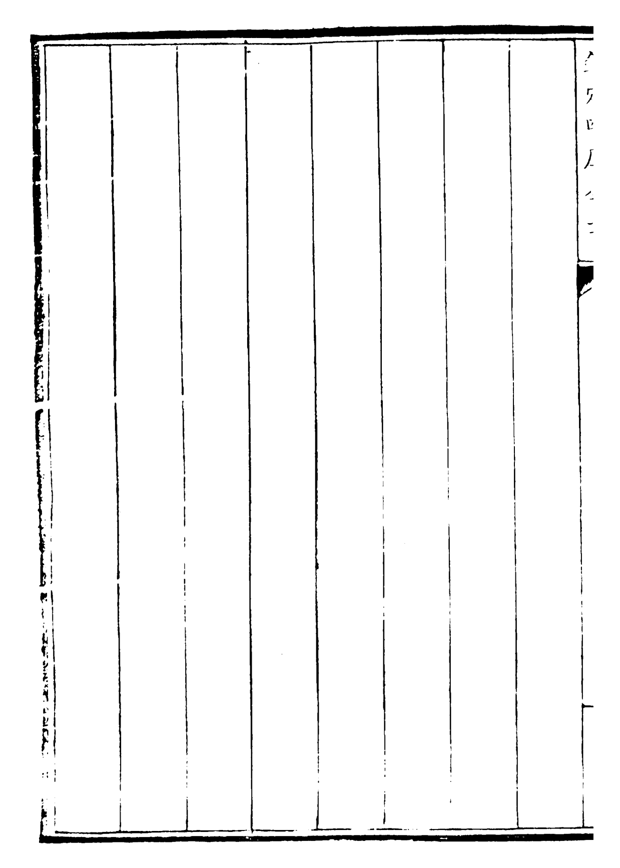
翡翠罌歸田録云寶器翡翠罌歐陽脩得之梅堯臣能屑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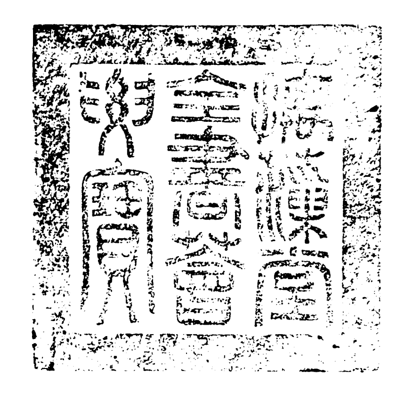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四



謹案第十四頁前五行心飲氷兮猶熱刋本熱訛熟據賦彚改

第三十頁後三行光如激電刋本電訛雲四行言一覽而九驚刋本驚訛敬並據賦彚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周學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五

器物部四

瓶 壺 甑 盆 匕箸 權衡 量度 農器

瓶一

原易曰羸其瓶 毛詩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增禮記曰祭竈瓮于盆尊于瓶 原左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 增呂氏春秋曰古者抱瓶而汲 原淮南子曰覩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古樂府曰金

瓶素綆汲寒漿　增富弼書坐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瓶二

增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何以田爲　又曰邾子在門臺闇以瓶水沃廷　唐書曰太宗以胡瓶賜李大亮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無千金乃朕所自御　玉海

曰唐禁中銀瓶大者高五尺餘江西李兼獻高六尺者
貞元十二年誕日及端午齊映獻高八尺餘者　叙聞
録曰憲宗釀換骨醪以金瓶賜裴度　五代史曰唐廢
帝入立欲擇宰相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内琉璨瓶中夜
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盧文紀欣然相之　元史曰
至順間伯勒齊爾布哈陞榮禄大夫宣徽使宣徽所造酒
横索者衆歳費陶瓶甚多别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
而索者遂止

瓶三

增淨手　煖足寄歸傳云梵云軍持此云瓶常貯水隨身淨手　湯婆一名煖足瓶　蓄錢　行雨類書云鄒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撲滿蓄錢瓶也以土爲之可入不可出滿則撲之士有聚而不散者有撲滿之敗　玄怪録云李靖宿一朱門家夜半一婦人托行雨鞲驄馬與一小瓶戒曰瓶水一滴地上三尺水矣

瓶四

增銀瓶杜甫詩云指點銀瓶索酒嘗　玉瓶李白詩曰玉瓶沽美酒　黃金瓶唐書云秦瓊字叔寶始爲隋將後降高祖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

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女況子女玉帛乎

朱提瓶 紇又云太宗時回紇鐵勒十一部歸命張飲高會帝坐秋殿前後高拈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拈趾注之瓶轉受百斛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

金胡瓶 西域記云疎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

玉膽瓶 鄭松窓云花鬚中有玉膽瓶

從者挈 九國志云蜀閩王宗銖有海客鬻龍腦蜀中貯以水晶瓶殿直李葩市之海客邀善價比數倍葩造宗銖曰水晶瓶爲爾取之翌日至其所宗銖與海客共觀歎其纖纖久之因目從者挈瓶去

竈婦洗 蘇軾詩云應嗤竈婦洗盆瓶

自稱曾元 宣室志云建中末獨孤彥客淮泗間佛寺遇青短衣人自稱曾元後驗之乃瓶耳

客揖麴生 鄭棨開元傳信記云道士葉法善有道術一日會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突入居席末論難鋒起葉潛以小劍擊

之隨手墜地化爲瓶榼視之乃盈瓶醇釀也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跳入不見 廣輿記云申屠有涯宋時居陽羨攜瓷瓶渡舟飲酒大吐衆逐之登岸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人中龍跳入瓶不見

擊碎應聲 明通紀云洪武初冷謙有仙術有友人貧求濟于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人敲門自開入其室金寳充牣蓋内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内庫失金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并逮謙謙謂逮者曰安得少水以救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以瓶置御前上問之輒于瓶中應聲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

祐師踼倒 傳燈録云華林與祐師爭住爲山百丈曰若能下得一句出格乃與住持指淨瓶曰不得喚作淨瓶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肯祐師乃踼倒淨瓶百丈笑云輸却山子也

阮孚持歸

潛確類書云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常于室内置酒十瓶瓶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瓶歸周文撫手大笑

瓶五

增詩唐杜甫咏銅瓶詩曰亂後碧井廢時清瑶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黄金　宋黄庭堅戲咏煖足瓶詩曰小姬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錢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纒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頮晦　明手有餘煗

于謙湯婆詩曰不施脂粉不梳妝寂寞無言卧象牀暖足難同親骨肉傍人惟有熱心腸夜長夜短慵舒眼花落花開空自傷可惜恩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

原蔵漢揚雄箴曰覩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纆𡾊一旦叀礙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增傳明支廷訓涵春君花瓶傳曰余托居在委巷窮僻處絶無芳艷涉目且日奔走于風塵不知其臘之將去也

有涵春君者修頸坦腹獨抱止水每如果然挈羅浮素質踵余齋而明日春至矣世傳有脚陽春今且無根自榮矣師雄偶邀半晌今且陪君起居矣蕭蕭疎影黯黯餘芳最可人者尤在燈下經宿猶是閱旬猶是且刋華而就實焉余意羅浮氏素非家養其來固多拂鬱曲折乃于于徐徐欣然自若不識一枝之爲寄也豈轉移造化顧屬君手邪甚異之君曰何異乎拂之因以得順折之轉而爲全物情類然遂衆敷榮大地陽春也隨緣自

適一掬陽春也且過目成色何必春之爲春與化俱徂何必相之爲相借交于姚魏受知于陶令折節于董奉師門亦披衷于六郎西子無問富貴高隱仙踪艷質隨所入必偕所與以進而此衷常淨可自信亦可信人時與文人學士晤對于芸窓並側于几案足以助發其生意而彼此視爲莫逆即與釋部談空空玄宗課寂寂律議森然亦若相得益彰而不病其爲色礙惟賈人竪子日營營于多寡有無似爲不韻未嘗過而問焉蓋于萬

錦叢中結交一杯水裏涵養春意雖覺滿懷塵根不留半點東皇以其有護傷續韻之功襲封涵春君姓湛氏名擷英移芳其字云

明吳寬湯媼湯婆子一名燰足瓶傳曰媼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别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實生媼媼少遇爲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覼其所爲塊處室中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媼何以壽

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爲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鉅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跡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讓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

媼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温惟媼能兼之人以爲知言媼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卧别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爲不得已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鐵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温温自下起若飲薑桂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竒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讒于公子曰媼雖知醫然晝

伏夜見踪跡叵測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媪聞而愠見曰吾生平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温飽無求于世若輩粉白黛緑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媪言媪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媪每春秋時輒爲人棄置相會黙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媪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閲

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媼言媼言甚愛我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媼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于洛後

蔑朝廷因有温國之封媪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壺一

增說文曰壺昆吾圜器也徐注曰昆吾紂臣作瓦器　毛詩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所壺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中　又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㰛懸壺以爲漏也㰛音託　三禮圖曰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兊音銳下赤漆中幺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圜足

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　潛確類書曰壺周制也而方圓有異凡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方壺士皆用圓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亦爲臣者有方直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亦爲士者以順命爲宜故用圓

壺二

增玉壺　韻府云王方平有十二玉壺　瓠壺　又云鴟夷滑稽腹如瓠壺　青田壺　珊瑚鉤詩話云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味甚淳美劉章曾得

二馬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因名青田壺

瓔木壺 見呂公著詩

發丹書 晏子春秋云景公遊于紀得一金壺發視之有丹書

盛黃金 韓子云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盛黃金于壺充之以食令人遺公子也

飯伍員 琴操云伍員奔吳過溧陽瀨溪見一女擊漂于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飯飯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瀨溪而死

與韓重 搜神記云吳王夫差女悅童子韓重結氣死形見重將入塚取崑崙玉壺與之

懸壺賣藥 神仙傳云費長房爲汝南市掾市有一老翁賣藥挂一壺于肆頭日入後輒入壺中惟長房睹之因再拜奉酒餔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具飲畢而出乃俱入深山

負壺灌區 說苑云五大夫衛人也負壺入井終日灌一區

壺三

增詩宋呂公著癭木壺詩曰天地産衆材任材爲之智棟桷與楹杙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癭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類隱括所不施鉤繩爲爾廢大匠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終朽不器刳剔應其中朱漆爲之僞斟斞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犧象非不珍金罍豈不貴設之于楹階十目肯注視幸因左右容及見謂奇異人之于才性夫

豈遠于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揉勵才亡不可用由上所措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爲良士執一以廢百衆功何由備是惟聖人心能通天下志

增傳明劉啓玄壺子酒壺傳曰壺子字酌之其先錫山人也質稍冥頑鎔化于將作大匠復爲之切磋以成其器爲人長喙大耳腹恢恢而有容初與麯城陸胥交莫逆共探聖賢道術陸生曰夫道以虛爲體以實爲用虛而實實而虛妙故無窮幾乎道矣居數日壺子告胥曰吾

虛矣胥曰未也恐有我盈其中壺子隨傾之曰吾虛矣胥曰未也恐有我留其中壺子盡傾之告胥曰吾虛矣胥叩其中空空如也曰果虛也與哉吾請從子以周旋無何壺子官太常見商君如舊識商嘗枕壺子膝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壺子曰此中空洞無物最是難測地商戲之曰子所謂徒有此大腹了自無剛腸者壺不之校謂人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壺嘗共商語剌剌不能休商問何處得來壺子曰曩與陸生交每虛而往實而

歸特爲子傾倒之念欲薦之上未能也子其圖之商因薦胥于上上召陸胥與語大悅謂壺子曰吾于商生手之而不釋吾于陸生口之而不置卿爲之先容卿其作余耳目乎命攝主客司事四方賔至先遣商出款之壺子偕陸胥隨其後而斟酌對焉吐詞温醇有足淪洽人肌髓者一座爲之盡傾嘗爲長夜飲至夜分陸生力竭上察壺有欹側態腹且枵然上笑曰壺生其庶乎屢空顧謂商君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壺子與卿之謂乎可

休沐壺後歸老于錫山自號鴟夷子皮鄉有瓶生者狀類壺而性不嗜酒常居井牧間壺譏之曰視子之居于井之眉飲水滿腹香醪罔知綆斷身墜粉骨何疑瓶亦借鴟夷譏壺曰鴟夷酒囊樂極招殃痛飲滿腹代人行觴孰云國器多藏厚亡壺聞而愧之又嘗爲鄒人設饌先與陸生引酒自捫其腹而出曰我不負汝商君曰子不負腹腹當負子壺曰不然予嘗承顏接詞我口若懸河源若倒峽一瀉若建瓴而下何謂腹負我邪座客不

能屈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壺雖浮湛閭里酌尊甲戚疎之辨未嘗凌節逆施其精義類此性好對客雖褻必以貌不冠不見嘗與北海語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其器量甚宏人莫窺其深淺常爲臧獲所執坦如恬如也柱下史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漆園吏曰注焉而不滿傾焉而不竭壺子蓋庶幾哉嘗觀列仙傳有壺公者安期生嘗師之日懸一壺于都市晚入憩其中因以壺公名壺子豈其流裔邪　支廷訓湯蘊

之茶壺傳曰坡翁嘗曰買田陽羨吾將老焉豈以濟勝得勝故云爾邪非也此中有一清眞道人與湯蘊之最善道人名聞天下即天子首嘉之嘖嘖曾不釋口蘊之亦陽羨産也狀貌雖不甚偉閒雅修飾一準于時且火候具足入水不濡歴金山玉泉碧澗咸爲識賞中懷惟珍一清眞清眞亦惟蘊之是契兩相漸涵芝蘭之氣不啻也飲德者風生兩腋在座塵祛能令寐者忽寤醉者旋醒頰者頓解喜通雀舌故知會悟也儀肅槍旗尊駕聿

臨也頒頒龍鳳禁庭異數也所以導款誠將祇肅孰爲之調停斟酌非蘊之弗任矣以故士君子咸器之于時名益重雖塊然一質即金玉其相者不與易也有同類流入酣里典裘落帽居然以聖賢自標笑其斤斤獨抱徒爲自苦耳曰吾苦固甘之凡受我灌輸者謙謙抑抑一如捧盈雖有高談情話終始不愆于儀非若喪德喪邦是戒者寧從竹裏炊烟不向甕邊覓夢寧隨作書劉琨爲伍不與投轄陳遵爲鄰整容緘口一種清芬未啓

氣已充然有餘其入人亦在意氣非關唇吻置之者亦必慎擇所處非几筵弗置也禹錫餽菊表情陶縠烹雪知味猝皆藴之襄事松風叶唱其受知于坡翁素矣微獨陽羡佳山水足當一老邪

甑一

增說文曰窐甑空也　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　爾雅曰䰝謂之鬵鬵鉹也　原古史考曰黄帝始作甑　增韓詩外傳曰舜甑盆無膻

䐶即今甑箄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考工記曰陶人爲甗注甗無底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釜甑歲一熟　宋志曰丹甑五穀豐熟則出　淮南子曰粟得濕而熯甑得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山陵丹甑見　離騷曰珪璋雜于甑室

甑二

原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甗玉磬　家語曰顏回炊飯于敗屋下有塵墜飯中孔子遥見攫食之及回至孔子曰吾嚮夢先人將祭之回曰不可向有炲煤落甑中置之不可棄之則不祥因攫而食之　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清貧時人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增玉海曰宋太宗時長安民得甗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有銘在其側句中正識其文曰甗也遂藏秘閣

甑三

原銅甑 益部耆舊傳云任文公王莽亂時凡奇物悉賣唯留一銅甑

竹甑 郭文傳云文以竹筒爲甑

增桐甑 唐語林云白樂天舟後有小竈安桐甑而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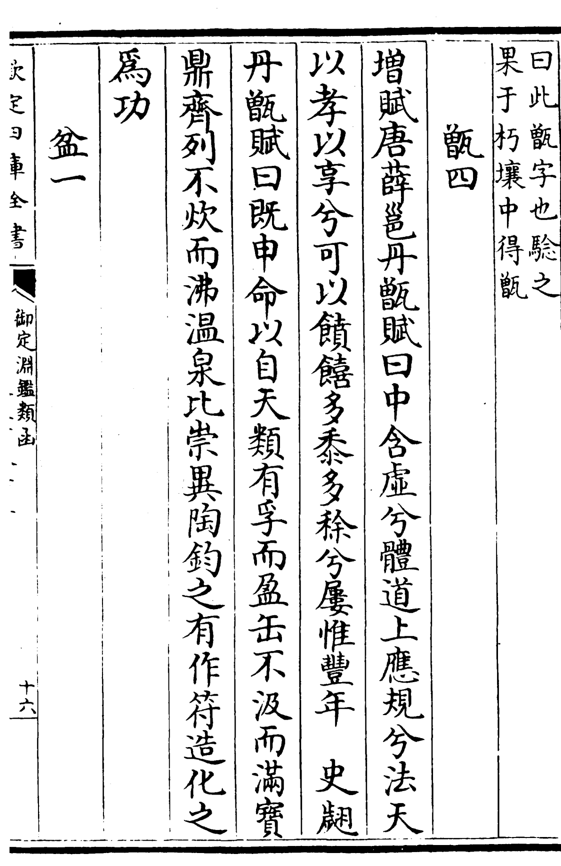
原叔達破甑 郭林宗別傳云孟敏字叔達荷甑墜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敏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勸令學果著名

增季方壞甑 袁山松後漢書云荀淑與陳實相善嘗命駕相就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嘗竊聽談甑壞飯糜

引繩出甑 廣輿記云江西廣昌縣有石壁潭臨水石壁高三十餘丈上有海眼昔里人滌甑于溪水漂去至龍潭而沒一日樵者在石壁上俯瞰海眼見一物以繩引出之即所滌甑也

石姥山甑 錢塘記云石姥山有甑大數十圍有三十六足一人摇之輒動縱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不異

朽壤中甑 宣室志云建中末獨孤彥客淮泗間佛寺遇青短衣人自稱姓曾名元彥



曰此甑字也驗之果于朽壤中得甑

甑四

增賦唐薛邕丹甑賦曰中含虛兮體道上應規兮法天以孝以享兮可以餴饎多黍多稌兮屢惟豐年　史覘丹甑賦曰既申命以自天類有孚而盈缶不汲而滿實鼎齊列不炊而沸溫泉比崇異陶鈞之有作符造化之爲功

盆一

增說文曰盆盎也　爾雅曰盆謂之缶　周禮曰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又曰盆實二鬴厚半寸唇寸　史記曰戴盆何以望天　博古圖曰漢獸耳盆高四寸一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足徑四寸四分兩獸面鼻串圜環環徑各一寸二分容五升純素無文自然之色青碧相間以銅爲之非陶人所爲瓦盆也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然後知其

盆瓶之足羞藏計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至則扣盆

拊瓶之徒爾　又曰日東至則盆水溢　又曰屠者觀

義車者出行陶人用皿盆匠人處狹廬

盆二

增洗頭　濯足杜望岳注云華山有石盆容水數斛名玉女洗頭盆　世說云段文昌少羈寠所向不偶後富貴奢侈過度打金蓮花盆濯足或規之荅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戚酒

漬果世說云阮仲容至宗人共集不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　叙聞録云嵇昌蓄採星盆夏月漬果則倍冷　星墜　龍負續晉陽秋云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水中

光如二寸珠妾酌飲之生女　廣輿記云江西德化縣有盆浦相傳有人于此洗銅盆墮水撈之見一龍負盆而去

酌酒　煮鹽　潘岳笙賦云傾縹盆以酌酒　前漢食貨志注云古名廩爲牢盆煮鹽盆也

賞功　贖罪　宋史云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翦盆分給賞之　交州雜記云夷俗以銅盆與兇贖罪

鼓歌　節舞　莊子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已甚乎　風土記云越俗飲宴即鼓盆以爲樂取太素圜盆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舉

秦王擊　景公鼓　史記云秦趙會澠池藺相如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于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缻　晏子春秋云景公飲酒鼓盆

盆三

增水精盆元史云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頗黎盆東坡詩云千金一擲頗黎盆

紫瓷盆杜陽雜編云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瓷盆容半斛内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許舉之則若鴻毛

老瓦盆杜甫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還同卧竹根

銀盆打標江南野録云嗣主許民競渡勝者加以銀盆謂之打標後盡蒐爲卒曰凌波軍

金盆却暑劇談録云李德裕極熱時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却暑如涉高秋

扣盆而歌詳盆一

戴盆而哭漢書云逢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盎而哭于市曰新乎新乎注盎盆也

匕箸一

增說文曰匕所以取飯　方言曰匕謂之匙　正譌曰匙箸以竹爲之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毛詩曰有捄棘匕　儀禮曰主人執匕　禮記曰飯黍毋以箸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注梜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　三禮圖曰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　史記微子世家曰紂始爲象箸　典畧曰陳琳報太祖書曰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　淮南子曰糟

丘生乎象箸　論衡曰以箸撞鐘以筳擊鼓鐘鼓不能鳴者撞之者小也

匕箸二

增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　蜀志曰曹操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時值雷震先主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

爕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東宮舊事曰漆匕五十枚　又曰漆箸一百雙　宋書曰太祖妃上世祖金鏤匕箸及杵杓上以賜沈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　北齊書曰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每别室獨餐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徃造自攜匕箸恣情飲噉瞻曰我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不拘小節昔劉毅冐請鵞炙豈異是乎君定名士後每與同食　開元遺事曰玄宗賜宰相

宋璟以所用金筯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箸表卿直也

五代史曰唐廢帝欲擇宰相書姓名置琉璃瓶中以箸挾之

匕箸三

增借箸 轉筭史記云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良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 韻府云曹元理筭陳廣漢東西囷米以食筯十數轉不差圭合 合丹

攪藥文選云金鼎玉匕合神丹 抱朴子云道人李根煎鉛錫以藥如大豆者投中以鐵匕攪之

射鹿肉 刺雞子吳志云趙達善治九宫一筭之術過知故知故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

以敘意達以箸一隻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觔何以辭無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欲相試耳　語林云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投于地

鄰母投　公主折　晉書云吳隱之濮陽人博學有清操執父母喪哀毀過禮居與韓康伯鄰康伯母殷氏賢明每聞隱之哭聲輒爲之投箸謂康伯曰汝若秉銓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遂舉隱之　唐書曰于琮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

匕箸四

增玉匕　抱朴子云有古强者自云四千歲嵇使君以玉匕與强後忽語嵇云昔安期先生以與之

犀箸　杜甫麗人行犀箸厭飫久未下

鐵筯　謝承後漢書云王莽時有奇士巨毋霸卧則枕鼓以

鐵筯食

竊箸 晉書云幸靈豫章人時建昌令發民作船吏令各作箸一雙或竊靈筯俄而竊者心痛靈曰得毋竊我筯乎乃首出之飲以水立愈

琉璃匕 續齊諧記云趙文韶爲東宮扶持廨在清溪中橋夜與神女讌寢脫金箸與扶持亦贈以銀盌及琉璃匕

青竹筯 白居易過李生詩云白甌青竹筯儉潔無膻腥

失匕箸 英雄記云董卓大會賓客誘降反者以鑊烹之會者戰慄亡失匕箸

投匕箸 神仙傳云葛玄常與客食玄以口中飯盡化爲蜂數百集于客身客皆投匕箸驚懼玄乃張口其蜂悉入

葛洪治噎 又云葛洪治噎方曰與對食者當以手捉箸問噎人曰此何等物噎人當荅曰箸即復曰咽下去即愈

少君愈疾 漢武內傳云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太山采藥修絕穀養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求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之服即愈

犀頭匙

箸　酉陽雜俎云唐賜安禄山品目有金平脱犀頭匙筯

木香匙箸　十國春秋云後蜀高祖以李皇后故優待唐莊宗諸兒賜予千計敕器用局以沈香降真爲鉢木香爲匙箸

費萬錢無下箸　晉書云何曾字頴考厨膳滋味擬于王者日食費萬錢猶云無下筯處

數十品方下箸　宋史云孫承祐恣爲奢後常膳數十品方下筯

匕箸五

增詩明程良規竹箸詩曰殷勤問竹箸甘苦爾先嘗滋味他人好爾空來去忙

增銘明方孝孺匕箸銘曰汝之食人慎勿思人之食汝

愼勿諼　又曰五鼎之饋爲惠不成乾餱之遺怨由以生一舉筯而驕士將敗汝名

權衡一

增博雅曰權謂之錘其形垂也　雲笈曰黃帝使伶倫作權量　原書曰同律度量衡　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漢書律歴志曰權輕重者不失黍絫　又曰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

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　增又曰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　原又曰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鍾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爲肉孔爲好師古曰錘者稱之權也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　又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凖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　增諸葛亮曰我心如稱不能爲人低昂　陸贄曰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

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　李石

傳曰天下之勢猶持衡　廣輿記曰涪州江心有雙魚

刻石上每一魚三十六鱗旁有石秤石斗現則歲豐

莊子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權衡二

原晉書曰裴頠博通兼明醫術上言太醫權衡宜依古

尺先改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

乖互爲害尤深　唐書曰上官昭容母鄭氏初妊夢巨

人舁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

權衡三

增量書史記云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候候星氣者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不敢端言其過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

候時唐書云佛林國懸一大秤以金丸十二枚屬于衡端候十二時每至一時金丸輒落毫髮無失

原錙銖

觔兩

折平于物

作信于人

惟器有信

則人不爭

作法于平

示人以信

用于出納

資以和均俱出白帖

權衡四

增詩唐包何賦秤送孟孺卿詩曰願以金秤錘因君贈別離鈎懸新月吐衡直衆星隨掌握須平執錙銖必盡知由來披分審莫放弄權移　明馬軾天平詩曰體物何曾有重輕相君因爾號阿衡誰多誰少皆公論纔有些兒便不平

增賦唐劉禹錫平權衡賦曰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播二氣而是分晷度立五則而在審權衡上穆天時應陰陽

之克正下統人極俾準繩而惟平于是黍累無差毫釐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邇體平均而勢行宇宙當其夾鍾中律南呂戒候銅渾應節于寒暑玉漏方濟乎宵晝由是命有司而令申考前王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規矩而和鈞事垂文兮風傳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于兆人懿夫正以處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取故能用該仁里象侔天文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平罔虧可爲範于秉

鈞之佐泣信惟一將有助于執挈之君不然則何以懸之而息彼奸詐正之而協于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兮允執厥中裒多益寡衆所用兮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踰立規程罔慙夫龜鏡揣鈞石寧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而所爭自無方今百度惟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教兮靡不獲所同律和聲兮允臻其極玉衡正而三階以平七政齊而庶政不忒矣美君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合德宰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

惑　李宗和平權衡賦曰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爲準驗隂陽之不忒鈎深致遠黍累于焉靡差稱物平施晷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得其平明乎國經固懸玆以垂範掌乎天秩如用玆而永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清萬國萬國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玄鳥司分疇人敬授既量諸夕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于土圭日夜時分已傳于玉漏莫不同度量以應其期平權衡以協其候苟順氣以

頒節實從時而不謬其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均于遠近故不失于錙銖俾稱物者守之無易掄材者持之罔逾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方取則自得于均平二氣尚分無愆于晝夜不然者何以佐璿樞之斟酌調元氣以絪緼申乎舊章孰似權衡之大匪無同異所紀春秋之分齊其重輕等其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繩準而有取固將平邦國亦以叙彝倫七政惟齊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賴實資乎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

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

陳佑平權衡賦曰俾民不迷茲器維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下直一人不宰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之恒準教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垂知俯下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直哉唯清物無偏以表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璿璣而克正靜無偃仰若太階之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

茂秉中正以不忒在毫釐而何謬衆星分列若歷歷以
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俾名實
以相副者也爾其觀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重銖以
和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惟新既
審度而攸凖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化四時
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分寸相
生成乎象盈虛有凖觀夫文因黄鐘以起數應玄鳥之
司分爾乃七政允修五常斯覩爲時德也誠金義而木

仁爲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細微而待取平之爲美曲逆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爲殷輔兹乃衡之爲道也可大權之爲義也斯孚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于黍累用有識于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執中之謂乎

量一

增廣雅曰斛謂之鼓方斛謂之角　原毛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周禮曰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

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蒲蒲蒲十則鍾其聲中黃鍾之宫也概而不稅　增家語

曰黄帝設五量曰權衡曰升斛曰尺丈曰里步曰十百

原漢書律歴志曰量多少者不失圭撮　又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

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禄

又曰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

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增天文要集曰斗星仰則

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稔　楚辭曰世並舉而好朋一

升斛而相量

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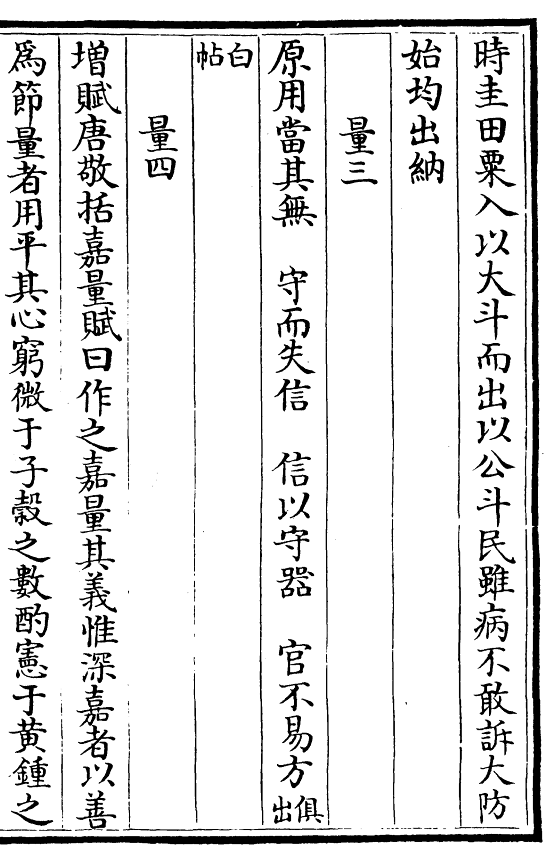
原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

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

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增後漢書曰第五倫爲京兆主簿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原魏志曰太祖賦歛不足軍糧少主者請以小斛給軍粮太祖曰善後軍中有言太祖欺衆太祖曰借君之死以厭衆乃徇曰主者用其小斛乃斬之于軍門

增荀氏别傳曰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饑荒來糴者遂妻常昂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爲昂斛夫人　原白帖曰隋開皇二年五月長安人穿地得

金版有銘云始皇時量器　增宋史曰王嗣宗以秘書監通判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以省升不及七升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　又曰孫瑜以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爲姦奏鈞其制黠吏之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　又曰范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圖上之　又曰吕大防知青城縣舊



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

量三

原用當其無　守而失信　信以守器　官不易方俱出白帖

量四

增賦唐敬括嘉量賦曰作之嘉量其義惟深嘉者以善爲節量者用平其心窮微于子穀之數酌憲于黄鍾之

音蓋取諸象爰範于金亦既成止其儀可覿堅外可程
虛中受益功格于衡鏡實司乎珪錫以分多少寧惠乎
不均以立信仁抑行之無斁然美其方能立矩畢莫可
踰出入罔恡包含式孚徇公滅私乃爲而勿有納新吐
故亦用當其無理將神而共契跡與道而相孚且器守
乎謙人惟厥操人非器罔主器非人奚造不謹則詐僞
生端無方則羨溢爲耗職是司者胡顏相冒由此言旃
不其至然外平其概斛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而與時

爲貿遷施于政而四方仰則眂乎理而百代猶傳誠可美而可尚顧斯焉而取焉異乎大小區分高卑奇偶始增撮而就合卒聚升而成斗隨求而獲進獲退順動而何先何後洎乎職興都尉計起弘羊洽平糴而作典布均輸而有方常平由是以實大國因之用强豈比天有斗而酒漿不挹山有谷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期爲晝夜至之時于以較矣于以用之實萬人之所欲敢望聞于有司

原銘考工記嘉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度一

原禮記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一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又曰璧羨以起度　通鑑曰大禹聲爲律身爲度　漢書律歷志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　又曰度者分寸尺丈引

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張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内官廷尉掌之　老子曰

不敢進尺退寸

度二

原白帖曰晉荀勗校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尺四分有餘乃依周禮制尺更鑄銅律呂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時人服其精密唯阮咸作其聲高後掘得古尺果長于勗尺四分

度三

原十毫爲釐白帖云十毫爲釐失之毫釐差若千里　倍尋曰常又云爭尋常之

地五尺曰尋倍尋曰常 惟物有度 俾人不爭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俱白帖

度四

增賦唐高邁度賦曰昔在太始原于物初天地草昧建皇王以爲宰淳朴自理非賢人而勿居歷雲官與鳥職接洪範而周書無不較權衡之輕重考度量之盈虛因物以極神託數以明象積分而成寸引尺而爲丈列陰偶而陽奇法天三而地兩準之億萬其如指掌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隨物而應施不失平其至妙也多少不能以藏數其至微也長短不能以隱情易而無欺簡而無惑節之以禮其儀不忒聖人進退以觀象君子方圓而取則成百王之規矩爲萬代之繩墨欽若伯禹聖哉爲王道濟天下爰敕大章投足既廣行地無疆彼里之難測用度之可量四時以日月爲明萬國以君王作大同衡律而一軌量海内平而天下泰居日中而成市朝異方而畢會在商賈之所資惟尺度而爲最夫道以神契

物以言筌義無不盡理無不全度之爲物也資道以爲用度之爲道也託物而無偏迹斯往矣吾不知所以然

農器一

增釋名曰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　又曰鐮兼也薄其所刈似廉者也　又曰鍤鍤地起土也　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又曰耜臿也耒端木也　又曰鋤㹏斫也钁大鋤也　又曰銍穫禾短鐮也　纂文曰耨如鏟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

字詁曰耨頭長六寸柄長六尺以芸田也　又曰磟碡石輥也平田器　方言曰僉（今連耞所以打穀者）宋魏間謂之攝殳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棓或謂之柫齊楚江淮間謂之柍或謂之桲（師古曰柫所以擊治禾者今謂之連耞）　又曰杷（無齒爲朳）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或謂之渠疏　又曰鍫江淮南楚間謂之臿　齊語曰耒耜耞芟擊菒除田以待時耕深耕疾耰以待時雨　通俗文曰機汲曰桔槔　農政全書曰耙制有方耙有八字耙如犁亦用牛駕但横潤

多齒犂後用之蓋犂以起土惟深爲功耙以破塊惟細爲功耙之後又用耖用耮　又曰耖如耙其齒更長所以耖土益細　古史考曰神農作耒　原周易繫辭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震下巽上震巽二木之象木道乃行釋文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勾木也疏明神農取卦造器之義　增毛詩曰三之日于耜　又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又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又曰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原周禮曰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中直者

三尺有三寸上勾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勾庛直庛則利推勾庛則利發倨勾磬折謂之中地耒謂耕耒庛謂耒下岐

增又曰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註古者耜一金兩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人併發之今之耜

又曰山虞凡服耜斬季材注季猶穉也原

又曰越無鎛非無鎛夫人而能爲鎛也　又曰鍛氏爲鎛器注田器也錢鎛之屬

又曰遂人以時器勸甿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

又曰遂大夫正歳簡稼器修稼政注耒耜鎡基之屬　禮記月令曰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又曰孟春天子親載耒耜　增又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躬秉耒　原家語曰銷劒戟爲農器　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莊子曰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于是始修　又曰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桔槔圃者曰聞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不爲也　又曰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

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耜然後成農　呂氏春秋曰耨柄長六寸所以間稼

農器二

增淮南子曰禹身執畚鍤以爲民先　漢書曰晁錯言勸農力本曰爲室廬具田器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敕屬縣悉罷捕逐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　又曰王莽傳曰予北巡必躬

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蓄藏粟謂治粟

後漢書曰任延建武初爲九真太守俗不知牛耕乃令鑄作田器教之懇闢田疇歲歲廣百姓充給　又曰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者恣聽之到在所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餉糧也古餉字　晉書曰桓宣鎮襄陽勸課農桑或載鉏耒于軺軒或覯芸穫于隴畝十餘年間能得衆心　南史曰宋高祖微時躬耕及受命耨耜之具頗存命藏之以留于後文帝幸舊宮見而

色懋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先帝之至德乎　唐書曰貞觀中突厥黙啜請和詔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具　韓愈李惟簡墓誌云惟簡爲鳳翔節度使市耕牛鑄鎛鈐鉏斸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舊唐書曰太和二年閏三月丙戌朔内出水車樣令京兆造給鄭白渠溉田　唐書百官志曰諸冶監令鑄兵農之器給軍士屯田　又曰司農卿藉田則進耒耜　五代史曰

唐明宗長興二年除鐵禁初税農具錢　又曰劉審交遷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　宋史曰淳化五年三月癸亥内出踏犂數千分給宋亳人户先是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犂一具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至是上以宋亳閒牛多死求得此制令尚方工官造成數千具遣直史館陳堯叟齎于宋州大起冶鑄以給與貧民　又曰景徳二年正月戊寅内出踏犂式付河北轉運使令詢訪民閒可用

則官造給之河朔戎冦之後耕具頗闕淮楚間民用踏犂凡四五人力可比牛一具自尚方造様　又曰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庚子河東轉運杜夢證上子詹所撰農器圖詔褒之　元史曰世祖中統四年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潁州光化互市及領已括戸三千興煽鐵冶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　明紀曰永樂元年命寳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又曰宣德五年上還京師道見耕者下馬從容詢其稼穡

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

農器三

原範金 白帖云範金爲錢鑄 **增剡木** 孔帖云室韋國剡木爲犂人挽以耕 **格雷** 搜神記云扶風楊道和于田中值雷奔止桑樹下霹靂擊之道和以鋤格之折其右股遂落地色如丹目如鏡 **爲雲** 溝洫志云舉鍤爲雲決渠爲雨 **置樓斗** 齊民要術云樓車狀如三足犂中置樓斗藏種以牛駕之一人執樓且行且搖種乃隨下崔寔云漢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樓皆取備焉日種一頃即樓車也 **原作水排** 後漢書云杜詩建武七年遷南陽太守造作水

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

增借耰鉏　賈誼治安策借父耰𣏌慮有德色

修桔槔　汝南先賢傳云蔡君仲井桔槔壞母在每年命修不忍治而扶老藤生繞之

農器四

增歌　唐杜甫寓居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　鑱犁鐵

增詩　明何潛齋桔槔詩曰片片龍鱗蛻老蒼有時咿嚘捲滄浪真機動處何容力自是傍人脚手忙　童冀水車行曰零陵水車風作輪緑江夜響盤空雲輪盤團團

徑三丈水聲却在風輪上大江日夜東北流高岸低坼
開深溝輪盤引水入溝去分送高田種禾黍盤盤自轉
不用人年年祇用修車輪往年比屋搜軍伍全家載下
西涼府十家無有三家存水車卧地多作薪荒田無人
復愁旱極目黄茅接長坂年來兒長成丁夫旋開荒田
納官租官租不缺足家食家家復藉水田力一車之力
食十家十家不憚勤修車但願人常在家車在軸不憂
禾黍秋不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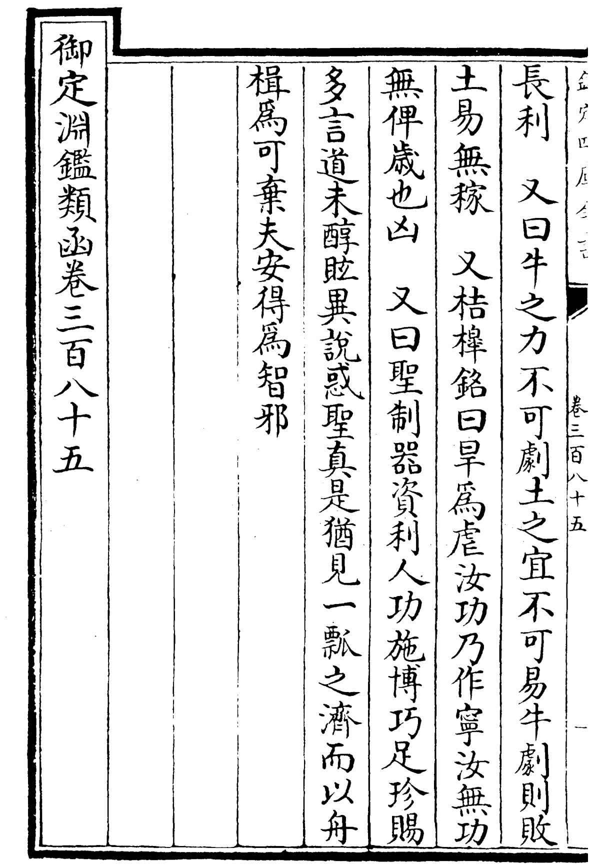
增賦唐裴度鑄劒戟爲農器賦曰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于是銷鋒鏑而俶載南畝庤錢鎛而平秩西成所以殄凶器降嘉生收禍亂之根本致兆庶之豐盈者也既而清天步虛武庫劒鍔銷戟鋩露當時出匣揮獷俗以來實今日在鎔惟良工之所鑄長鎩倏爾而從革覃耜忽焉而中度廢六月之遄征與三時之盛務覿乎聚而改煎欻飛𦦨而涌煙從而再造將分地而用天宜人之

歌允符于假樂多稼之頌式合于大田若夫弓戈櫜戢于寧歲牛馬放歸于豐年徒虛語爾胡可比焉則知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俾汙萊之盡闢由兵革之不試洪鑪既鍛失似雪之鋒鋩綠野載耕佇如雲之苗穟昔用之而有所雖弭之而不棄矧國家以教令為車徒故器械可得而無以道義為封域故戰爭可得而息由是執帝堯之允恭復后稷之訓農理化資于地力福祥致于天宗此乃慶自一人風行九野建中于上返本于下下臣

進而稱曰秦金狄兮未仁周無射兮非雅豈若我后之重轂盡濟羣生于良冶　王㓗桔槔賦曰智者濟時以設功强名之曰桔槔何朴斵之太簡俾役力兮不勞作固兮爲我之身臨深兮是我之理若虞機張如鳥斯企山有木因工見汲引之能巽乎水自我成潤物之美不羸瓶而上出何抱甕之勤止執虛趨下雖自屈于勞形持滿因髙終見伸于知已鄭圃之側潘園之旁溝塍綺錯畎畝相望帶嘉蔬兮映芳草背古岸兮面垂楊欲建

標以取別能舉直而自强若垂竿兮匪鈎象爟火兮無光不忘機以棄俗乃習坎而爲常隨用舍而俯仰應淺深而短長重泉之水兮不滯九畹之蘭兮益芳雖欲絶學以棄智其若得存而失亡歌曰大道隱兮世人薄無爲守拙空寂寞老圃之道可行何耻見機而作

增銘明方孝孺鐃銘曰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又曰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災　又耒耜銘曰勞思善敏豐財　又曰安厥勩恬厥勤業勿貳世



長利　又曰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又桔槹銘曰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又曰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說惑聖真是猶見一瓢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得爲智邪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五

謹案第一頁後六行闇以瓶水沃廷刊本闇訛閤

沃廷訛汝延據左傳改

第四頁後五行酒醪不入口刊本脫口字牽于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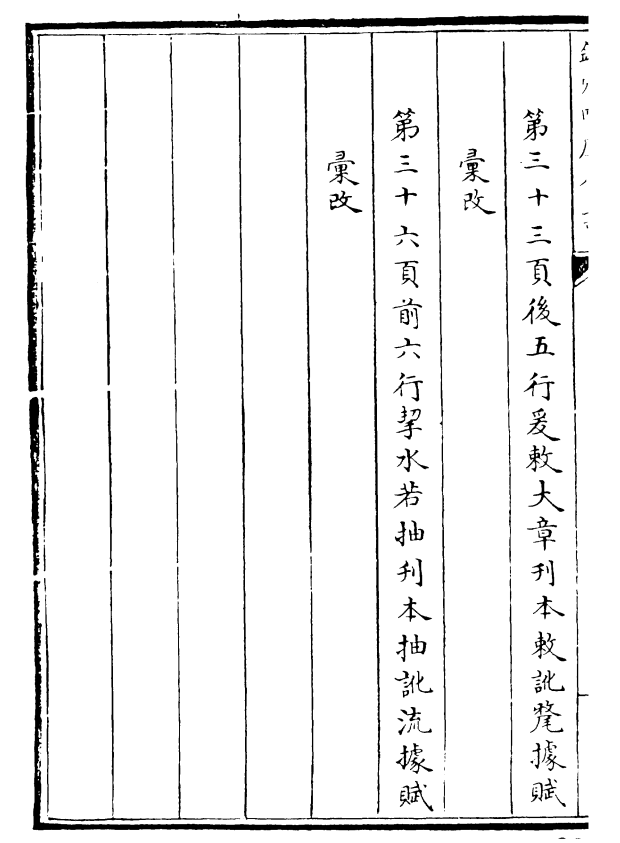
徽刊本纆訛纏六行一旦𨊧礙刊本𨊧訛擊並

據漢書陳遵傳增改

第十頁前五行大匠䏚而往刊本匠訛象今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乃首戴瓦盎而哭于市刊本哭

訛罷據後漢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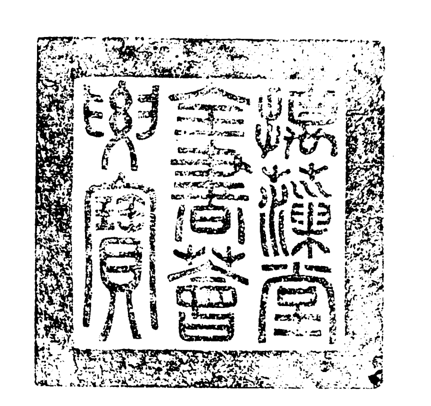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頁後五行爰敕大章刋本敕訛⿱癶毛據賦

彙改

第三十六頁前六行挈水若抽刋本抽訛流據賦

彙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朱麟粹